



氣象聯隊隊慶，退伍學長們與最後一任少將聯隊長合影。

投稿「中空」是份緣

「文字」是偉大的一歷史以它為基準，這才有信史，否則只能算是「傳說」。《中華民國的空軍》就是一本為空軍留下歷史的書，無論是飛行、後勤、防空、政戰，亦或是氣象……

· 葉文欽 ·

「七七抗戰」爆發後，我國空軍決定在翌（二十七）年元月創辦《中國的空軍》，這是「精神戰力」的表現；這份持續到現在已有八十年歷史的刊物，不知國內還有哪本刊物，會有這麼久的歷史？雖然隨環境改變，刊物更名為《中華民國的空軍》，但只要提到「中空」，大家都知道就是空軍的這份月刊，就像提到「中大」，即指「國立中央大學」，已是一種「品牌」的表現。曾看過報導提及，美國國會圖書館，保存一份從創刊號到最近一期的「中空」月刊；如果有心人士願分析這份刊物，保證可作為「學術研究」，而可獲得「碩士或博士」學位。

提起與《中華民國的空軍》這份刊物，還真是緣分，特別是退伍之後，反而更密切，到目前所被登出的文章，真可出書了。我是民國五十六年九月

一日進入空軍的軍校，所以很早就知道《中國的空軍》這本月刊，畢業後進入空軍氣象部隊，在同學當中，算是最先在氣象聯隊「氣象預報與分析」季刊發表文章，也曾投稿「空軍學術月刊」及「國防雜誌」等軍事刊物並獲刊登，但唯獨要給「中空」投稿，一直覺得很難？真不知要從何處切入才妥當適切！

民國七十五年下半年，我獲得機會軍售留美，回國後調任通校氣象班擔任教官，住校期間較有空閒，曾將受訓所見試寫為文投稿，後來編者附來意見，可否增加「與華僑互動」的報導？因在伊利諾州辛紐特基地，緊張的學習實在很難見到華僑，所以無法加以描述，就此打住。後於民國七十九年九月中下旬，有機會代表國內氣象界到美國屬地關島，參加「一九九〇年西太平洋颱風運動」的國際氣



民國79年9月17日，搭乘DC-8執行特殊任務，兩度飛入超級強烈颱風「FLO」的颱風眼中，並拍下珍貴畫面。

象實驗，很意外地在九月十七日，一早就趕到「安德森空軍基地」，參加NASA的研究任務，並於任務期間，兩次飛進當年超級強烈颱風「FLO」的眼中；回國後除交給國科會相關報告，也寫了兩篇較氣象技術性文章，後來想想有這樣機運，真正飛入「颱風眼」中的人實在太少了，所以就以「赴關島探測颱風記」投稿《中國的空軍》，並於當年十二月份第六一期獲刊，著實感到高興！

民國七十八年，年度「空軍總部軍品研究發展」計畫，氣象聯隊完成

兩本專著，分發各氣象及航空飛行單位參考；不久，清泉崗王漢寧聯隊長向劉廣英聯隊長要求多送他十套，同時中華航空公司訓練中心也表示，希望能提供他們加印五百套作為受訓教材，並授權氣象聯隊全權處理。當時，我們立即想到請「中空社」提供相關航機，再加上華航最新機種照片，作為新版兩本書的封面，華航收到此套專書也表示相當滿意；我們在送還「中空社」所提供照片同時，也送上一套新書。

不久，中空社長來電表示：「『大氣現象與飛行』書中有一章，希望能轉載」，我立即向劉聯隊長報告，聯隊長指示該書為我主稿，可用我的名義發表；於是，「天氣要素與飛行」在民國八十年就獲刊於中空第六百一十四及六百一十五期。沒想到退伍多年後，就是因為這篇文章，從民國八十七年起開始長期訂閱「中空」到



緣起不滅

一篇牽起本文作者與中空緣分的文章。

現在，而且又開始再試行投稿，也陸續獲得刊登發表出來。
談到因為這篇文章，我開始長期訂閱「中空」，是有一段故事的，記得民國八十一年九月一日我正式從空

軍退伍，那年「八一四」當日，我完稿了〈隨緣惜福 氣象人生〉一文，爲自己留下在空軍的紀錄，同時也投稿「中空」月刊，並在該年十二月號獲刊。退伍後，進入「中華民國氣象學會」，爲所有氣象同行服務；民國八十五年八月初，強烈颱風「賀伯」侵襲臺灣，從此「土石流」成爲我們的「夢魘和常態」。當年利用中正理工學院暑假，借其場地舉辦氣象夏令營，推展氣象防災教育，但因對象爲中小學生，對於小朋友在外參加營隊過夜，安全問題實在造成營隊推行之困擾。因此，八十七年起改爲以「地球科學」老師爲對象，當然也歡迎有興趣的社會人士參加，場地亦改借中央氣象局，省去住宿與交通之不便。

當年，有位年輕人前來報名，由資料中獲知他爲「遠東航空公司」人員，於是好奇詢問：「知道李雲寧先生嗎？」（李先生爲當年氣象聯隊專著當教材，曾任遠航董事長兼總經理），年輕人回答：「就是我們老闆要我來報名的。」這位年輕人從小就對航空有興趣，就讀臺南國立成功大學「航空太空研究所」，當時是遠東航空的飛安管理簽派員。他說在撰寫碩士論文時，有參考過我的文章，就是《中國的空軍》中〈天氣要素與飛行

〉，還說《中國的空軍》是可以訂閱的。於是，就這樣我與中空社聯絡，從民國八十七年元月起，不僅訂閱至今，更在中空園地發表了近五十篇的文章；雖然退伍的時間正好與在空軍的時間等長，但對我國空軍及世界空軍的動態，我並不陌生，因每個月都有《中華民國的空軍》這本軟性軍事刊物可閱讀。

「文字」是偉大的——歷史以它爲基準，這才有信史，否則只能算是一傳說」；我在氣象部隊發表的最後一篇文章，是〈空軍氣象中心沿革史〉，這也是爲氣象各部隊，要留下自己歷史文獻的典範。雖然退伍很久了，有關空軍氣象的文章，我在《中華民國的空軍》發表應屬最多，包括曾服務過的清泉崗、桃園、松山、氣象中心、氣象聯隊及通校氣象班都曾提及。清泉崗是在美軍氣象分隊操作最先進的氣象雷達，當時郭汝霖聯隊長特來參觀；桃園則是退伍後才再去兩次，一次是時任總司令陳肇敏上將和前任行政院長蕭萬長先生主持航空展開幕，不久五聯隊就搬遷花蓮，再前往時只留得「黑貓中隊」的歷史讓人懷念；但我在「中空」發表最多的文章類型，應該還是爲氣象聯隊歷史及氣象知識推廣的範疇爲主。

當我得知氣象聯隊第一任聯隊長爲「葉雲喬」，我就暗知自己在氣象領域不能太混，葉聯隊長當年（民國四十年代初）開啓與美軍的交流，他將位子交給抗戰時空軍擊落日機「ACER」第一名的柳哲生，且航校五期又出了大名鼎鼎的衣復恩，更有一位總司令同學陳衣凡。對於葉雲喬聯隊長，我是在退伍後近幾年參與宗親會才有進一步的瞭解，葉聯隊長是蘇州人，爲宋朝左丞相、著名詞人葉夢得後裔；抗戰開打，他駕機轟炸「出雲號」，結果飛機遭擊落，他設法迫降郊區，雖受了傷還是硬將機槍拆下扛走，不能資敵；傷癒後他前往美國受訓，也管理派往美國受訓的空官學生。

當然，我也對氣象班教官及所訓練出之學生多所著墨，民國十八年南京航空氣象站成立時，氣象人員來自民間；民國二十八年年底氣象班成立，畢業生主要成就發揮於臺灣，後來成爲氣象局、民航局氣象的主官（管），也是臺大、中大、文大與中正理工氣象師資的重要來源。建立電視專業氣象播報的鼻祖馮彭年，來自空軍氣象班第八期學長，到現在還有潘大綱（中正氣象）等多位發揮他們的專業，有的還成爲所謂的「名嘴」如李富

城、俞川心；而其中到現在還很有影響力的，是聯隊長退伍後至中國文化大學任教的劉廣英院長（兼系主任），及曾擔任氣象局長吳宗堯、民航局副總臺長曾憲瑗等，有貢獻者實在不勝枚舉。

過去買過不少與航空有關的書籍，以心得報告形式介紹過，如「美國空軍史」、「飛行：航空一百年」、「現代空戰」、「萊特兄弟與飛行」、「航空里程碑」、「航空全紀錄」、「全球軍機百科全書」、「國家航空暨太空博物館」……等；一些我國空軍名人傳記或他們的著作，如「賴名湯、衣復恩、華錫鈞、祖凌雲……」，連歷任空軍最高負責人（航委會主委、總司令、司令）都曾簡單介紹過，也特別為文介紹過我國「戰略學大師」鈕先鍾教授、戰將「亞歷山大大帝、巴頓、陳納德」。因我待過桃園基地，看過C-130的起降，過去這些被視為機密任務，無法為人所知，現在我們應讓這批英雄事蹟重現，大家也要感謝黑蝙蝠中隊的李崇善老師，寫下同袍事蹟及犧牲經過，讓那段過往重現天日，絕不能讓青史成灰。隨環境與時代的改變，我們也看到陳懷烈士的親人來臺，並在中國大陸地區尋找墓地；透過上海一級作家葉永烈

的協助，周以栗夫人找到她的先生，空軍也迎回十四位忠靈，進駐碧潭空軍公墓。

「中空」雖然常為空軍各單位隊慶或特殊任務，製作特刊報導留史，然其所登載的文章，也不全然與空軍有關，遊記也是可與讀者分享的範疇之一，如我曾登玉山、遊三峽、走訪南京，甚至於尋根記或與醫療相關的報導，也曾獲刊。而「中空」亦有專欄，長期報導「世界航空掌故」及「軍演動態」，提供愛好者很多的知識與常識。

去（一〇六）年三月六日是通校第三十七期和氣象班第二十二期，民國五十九年畢業後，一夥七十歲的同學在臺中相聚，畢業十年就退伍移民的程炳勳同學，特返臺參加並主動與我打招呼，談及在美國看過我很多文章。更早一位八期學長、在美國轉行獲化學博士的于同揚，寫信給王時鼎學長，提及有人告知：「《中國的空軍》有刊登氣象班及氣象部隊文章，能否影印寄給他？」；而曾任松指部第八天氣中心主任的王寶成，退伍後旅居加拿大，每次回國都要找同仁敘舊，他說：「我二十出頭就隻身來臺，在這裡成了家，等兩岸開放探親可以回去，父母

都不在了，故鄉也認不出，親人也找不到，很難過也寂寞，現在各位就是我最親的人。」，他還感謝我寫了不少有關氣象的文章，因為氣象在空軍是「相對弱勢的一群」，因此有相關文章發表在中空，讓人精神振奮，他還送我以金箔鑲著九款現役機種的空軍紀念牌，刻印著「心繫空軍、熱愛空軍」字樣。

原來，很多移民國外的先進，都會主動加入「大鵬聯誼會、黃埔或榮光同心會」，每逢「八一四」紀念日，空軍會想到海外同袍並寄送紀念品，特別是每期《中華民國的空軍》月刊，可說是他們最重要的「精神食糧」。很感謝「中空」給我機會，讓我多看看書、動動思維、動手打字及建立檔案，能獲刊最好，至少自己留下紀錄，當調出檔案時，又會令我想起很多美好的回憶。



筆者於松指部與C-47運輸機合影。